

潮州民间文学在新马的传承： 马汉儿童文学的再创作

孙彦庄、谢依伦*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摘要

潮汕民间故事是潮汕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以口头形式世代相传下来的散文叙事文学。马汉的华族民间故事集《恶嫂嫂变猴子》有 12 篇潮州民间故事，是广义的民间故事，即包括潮州民间神话、民间传说以及民间故事在内。本文探讨马汉对潮州民间故事改写，在新马传播潮州文化的贡献和作品特色，以及作品发挥着传承地方文化知识的功能。

关键词：潮州，民间故事，马汉，传播潮州文化

* 孙彦庄，博士，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谢依伦，博士，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Inheritance of Chaozhou Folk Literatu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Mahan Rewriting Old Stories for Children

SENG Yan Chuan, CHIA Jee Lu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The Chaozhou (Teochew) folktales are prose narrative literatures that have been created by Chaozhou people in the long-term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 practice and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Mahan's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collection "Ferocious Aunt Turned into a Monkey" collected 12 Chaozhou folktales stor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Mahan's rewriting of Chaozhou folktales, the contribution of Chaozhou cultur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nd 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works, as well as his ability to inherit local cultural knowledge. The folktales discussed are general folktales, including Chaozhou folk myths, folklore and folktales.

Keywords: Chaozhou, folk story, Mahan, Spreading Chaozhou culture

一、引言

民间故事是民众集体性的审美追求，其生成是一种群体性集体创作的结果。即使民间故事的文本最初是由某个人最先创作而成的，但是在其传承过程中，由于被无数讲述者不断的讲述而逐渐形成了符合大多数人审美的故事文本。民间故事是一种以传统的口头形式流传和保存的虚构故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故事指流传在群众中间，与民间文体文学相对的民间散文体叙事作品，包括有故事情节的“神话、传说，还有其他各样的故事，如动物故事、幻想故事、笑话、寓言，以及某些民族或地区特有的口头散文叙事文学体裁等等。”（许钰，1999，页246）

本文探讨的是马华儿童文学家马汉对潮州民间故事改写，在新马传播潮州文化的贡献和作品特色。马汉（1939-2012）原名孙速蕃，1939年在马来西亚出生，祖籍广东省潮安县西林村。马汉是马来西亚儿童文学的先驱，先后担任中小学教师31年，在儿童文学界浸没了50载有余；不但让马来西亚儿童文学界倍添姿彩，而且鼓励和指导了无数的儿童少年写好作文，并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他出版了近20本文艺创作集以及100本以上的儿童文学集，并于2008年荣获第十届“马华文学奖”、2010年荣获第八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及2011年荣获亚洲文艺基金会颁发“文学终身成就奖”，可谓屡获殊荣。为了表扬马来西亚儿童文学作家的杰出成就，大马华文作家协会主办数届的“马汉儿童文学双年奖”。

本文论及的马汉改写之潮汕民间故事，是广义的民间故事，即包括潮汕民间神话、民间传说以及民间故事在内。潮汕民间故事是潮汕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以口头形式世代相传下来的散文叙事文学。潮汕民间故事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毕竟那是劳动人民各时代的生活在民间故事中真实、全面的反映，正如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所指出的，“民间文艺

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郭沫若，1982[1950]，页 4）

二、潮汕民间故事在新马儿童文学中的延续

在儿童文学诞生之前，民间文学中蕴藏的博大智慧，丰富的想象力，生动的人物和有趣的情节等，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儿童文学”性质的重要因素，为之后儿童文学的诞生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从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到记载、留存下来的多样化版本，再到现当代作家的借鉴创作。

童年的记忆作为个人审美感知的开端，会奠定作家的创作基调和底色。小时候，马汉常听到母亲常与亲朋戚友闲话家常；由于割舍不了对家乡的思念，她们兴之所至地谈到潮汕。除了她们对家乡旧人、旧事的回忆和缅怀，马汉也常听到潮州民间传说与故事。讲故事是能达到很好的文化传播效果的，一则则看似简单的潮州民间故事，体现的是深厚的潮州文化积淀。因此，她们潜移默化地传播潮州传统文化及文学信息于马汉，令生动的艺术形象烙印在马汉的脑海中，有形和无形中浸染着他的思维和情感意识，为他提供了创作灵感。这引发了马汉在五十年后写出充满潮汕文化的《恶嫂嫂变猴子》，使潮汕文化得以传承。¹

此外，马汉在〈租书摊子〉中刻画童年时常到学校附近的租书摊子看书，其中包括潮州民间故事，也影响马汉深为民间故事中的潮州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所吸引。（2002，页 80-81）因此，马汉年少时就立志完成如同《格林童话》那样的故事书献给新马读者。投身于小学的华文教学工作的他，着力加强对潮汕民间故事的搜集及整理，将自己所熟悉和喜爱的潮汕民间故事同语文教学结合起来，不但自己开口给学生讲故事、并将之转化为静态文本。²在出版儿童小

¹ 马汉在《恶嫂嫂变猴子》中注明此书赐给当年讲故事的先母赖玩贞女士。（2007，页 13）

² 有关马汉年少就立志想进行这方面的创作，参见张子深（2009，页 101-102）以及李美施（2009）。

说《没有牙齿的旅人》时，马汉邀请中国大陆儿童文学家胡建中写序。序文有一句话影响了马汉：“民间故事的传播就是促进相互了解的途径。”³这促使马汉专注于民间文艺、风俗与文化的题材，改写华族传统节日民间故事集以及改编潮汕故事，出版了马来西亚第一本的潮州民间儿童故事集《恶嫂嫂与猴子》。

这种对某些原始资料加工的方式，中国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认为是有必要的，他曾写道：“这种作法，在供给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读物上是可以采取的……我想，它比较切合的称呼应该是‘改写’，这是名实相符的。”（1981，页 322）因此，具有浓郁情怀，饱满潮州情感的马汉是进行改写民间故事，既具有一定程度加工的改写，也是一种文化行为，具有“文化重构”的意义；毕竟他希望通过儿童民间故事，促进潮汕民间故事文化价值的有效释放。他进行改写，包括思想内容的适当增删、情节结构的适当调整、细节的提炼修润、语言的润饰文辞等；完成 12 篇后，他于 2007 年出版了一本潮汕民间故事集《恶嫂嫂变猴子》。这是马汉以文化的审美情趣融合了艺术的创作，同时将流传已久的潮汕民间故事精心改编出来的文化结晶。⁴

马汉非常重视潮州民间文学对儿童文学创作的价值，认为那是祖先和族群历史的记忆，也是承载着民众文化传统的活态文本。他期待新马儿童的文学接受使潮州民间故事被更广泛地传播，进而促进潮州民间故事的接受与再生成。潮州民间故事以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及其理想愿望为叙说中心，用巧妙的虚构方式编织而成，富于趣味性和教育性。毕竟早期潮州古人在创作时，把情感、道德、认知放在首要位置，以这些为最基本的依据。因此，潮州民间故事是民间知识的载体，是口头传承的“百科全书”，富含有关历史、知识、道德、宗教、风俗、政治、哲学、文艺等养分。

³ 详见胡建中（2010，页 179）。

⁴ 此书有 12 篇马汉改写的潮州民间故事：〈恶嫂嫂变猴子〉、〈喜门环少爷〉、2 篇“风雨童子传奇”（〈预知下雨的孩子〉〈把脚当柴烧〉及〈嘲笑贪官污吏〉〈下雨〉）、〈神童林大钦的急智〉、〈姑嫂鸟〉、2 篇“李子长传奇”（〈李子长好心救田鸡〉及〈李子长活画〉）、〈萧端蒙一板打死江西王〉、〈田螺姑娘〉及〈巧媳妇〉。（马汉，2007）

马汉关注到潮州民间故事所具备的多种功能和意义, 认为故事除了能滋养孩子的想象力, 拓展他们的思维空间, 也提供他们独特的艺术家园。更重要的是, 这些故事令儿童乐于接受其中蕴含的思想与知识, 真正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他认为民间故事是对儿童能实施情商教育最形象的书, 故事有的贴近实际生活、有的饱含神奇幻想; 有的诙谐幽默、有的寄寓哲理, 构成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马汉把改写民间故事的构想概括为延续民间故事自己的生命; 以自己马来西亚潮州人的生活、心理、语言融合无间的身份来领会和转述中国潮州民间故事, 所达到神形相通的程度。通过民间故事的传承, 新马儿童能以感悟人的本质属性, 逐步理解和渗融潮州人的心理基因, 了解潮州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理想。

三、重述传统文化精粹——儿童视角的再创作

随着时代的变迁, 儿童的生活经验以及审美需求发生着变化。因此, 为了与时代同步, 马汉改写民间故事的文本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以适应儿童的接受预期。他创作出与时俱进的新作, 尽量做到整理过程中的“忠实”与“真实”原则, 以保持口传文学朴实无华的原貌。正如《民间文学》杂志在社论中明确提出: “忠实的记录, 慎重的整理, 这是当前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头等重要事情。一切参加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的人, 应当把它们看得像法律一样尊严。” (《民间文学》主编, 1962, 页 7) 阿·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序文中有一段关于他编辑民间故事的自述, 提出: “当我从各部分这样拼成一个故事, 或者说‘恢复’这个故事的本来面目的时候, 某些地方我不得不增添, 某些地方我不得不改变, 某些不够的地方我不得不补足。” (1952, 页 8) 马汉进行改写时, 也把他这段话作为整理故事的规范。

(一) 奇幻的童趣——颠覆自然现象的正义力量

潮州民间文学中有数个关于神童及具非凡力量的孩子故事。由于了解爱奇思妙想的小读者孩子需要幻想文学, 马汉选择其中几位, 包括孙童子、林大欽以及

李子长等。正如詹·弗雷泽的观点：“在原始人的心目中，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超自然力支配的。这种超自然力来自于神灵，而这些神灵像人样很容易因为人们的乞求怜悯或表示希望和恐惧而受到感动，并作出相应的许诺，为了人们的利益去影响或改变自然的进程。”（2001[1922]，页6）在具幻想的民间故事的改写过程中，马汉从儿童教育的视角出发，包括游戏精神内涵：快乐原则、幻想原则、自由原则。同时，也细写民间故事中的宝物与神奇功能，毕竟奇思妙想能令作品充满故事率真质朴而自然的童趣，并洋溢着丰富多彩的艺术审美的趣味，令广大儿童喜爱。

有关具有数项重要奇迹孙童子，马汉改写了三篇有关他的传奇故事，包括“风雨童子传奇一”《预知下雨的孩子》、“风雨童子传奇二”《把脚当柴烧》及“风雨童子传奇三”《嘲笑贪官污吏》。第一篇描写潮州孙畔村孙童子9岁就能预测天气，并能呼风唤雨为地方解除旱患的神童。他被称为风雨圣者、雨仙爷、雨仙、大圣爷、仙爷等。⁵然而，开始时无人相信童言，三次预言成真后，大家才愿意听他的预言。有一天，太阳猛烈，大旱灾赤地千里，禾苗枯焦。农夫们因为谷子需要借助阳光以晒干，而孙童子的嫂子也命令他守谷防鸡啄食。孙童子提醒大家收谷子避雨，农夫及嫂子却不相信。

由于这本民间故事集是儿童文学，因此马汉改写时运用自然、亲切、幽默，符合儿童的心理及富有童趣的描写法。比如这一篇，通过对话的方式，马汉站在儿童视角写出孙童子预测天气的能耐：他望了望天后，向农夫们喊道：“快下雨了，大家收工回家吧……”农夫及其他人不相信小孩子的话；结果为了让小读者也和文中的农民一样不相信孙童子说会下雨，马汉描写当时的“太阳公公”有如“刚喝过几碗红高粱酒一般”而“一脸红彤彤”，这描写法令读者们惊叹后来真

⁵ 传说是宋代揭阳登岗孙畔村一位能预知风云晴雨的神童，人称孙道者。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颖纂修《潮州府志》、乾隆年间刻印的《潮州府志》、《揭阳县志》和光绪年《海阳县志》、清嘉庆年郑昌时《韩江闻见录》、林大川《韩江记》等，均有记述他的神妙传说。他被淳熙皇帝勅封为“灵感风雨圣者”，揭东县登岗镇孙畔村的圣者祖庙已成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林俊聪，2009）林景熙也对这位潮汕风雨圣者进行研究。详见林景熙（1994，页75-78，82）。

的下大雨, “个个都被淋得像一只只掉到水沟里的母鸡”, 而佩服孙童子求雨有应的功力。大雨倾泻后, 积粟漂沟而令大家失望。为了让家人放心, 孙童子拖着五六个有破洞的捕鱼竹去河边, 花了大半天时间把谷子捞起来, 令嫂子破涕为笑。

马汉改写的另一篇是《把脚当柴烧》, 故事原文是潮州历史人物: 陈宝通, 号大颠和尚, 唐开元二十年(公元 732 年)生于潮州, 幼年好学聪慧。(〔明〕郭春震纂修, 1992, 页 105-107) 民间传说把他的一段故事用在孙童子上, 并传奇化。马汉改写此篇时, 为了突出这孩童小小就得负起责任, 写其嫂子不断严厉命令他工作。有一次因渍米将炊而没木柴, 数次呼喝孙童子采薪柴, 他却只随意回应: “—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一天, 嫂嫂以无柴断炊恐吓他, 马汉安排他漫然地回应: “来, 就拿我的双脚去烧吧!” 这句不可思议的话会令小读者们追看情节; 只见他把腿伸进灶口当柴烧, 让嫂嫂煮饭菜。煮好后, 他的双脚安好无损。

在《嘲笑贪官污吏》中, 由于无雨, 恶官要利用孙童子向百姓骗钱求雨而设了计谋: 要他站在堆满柴薪的高台上求天赐雨, 若午后求不到雨就烧死他。马汉描写孙童子镇定地爬上堆满柴薪台上, 令小读者担心他会被烧死。这情节具有一定的深意和神秘感, 刺激着读者的好奇心, 继续把故事读下去。此民间故事原文是叙述性, 马汉通过扣人心弦的情节突出孙童子的神法而更让小读者激动, 在主角穷途末路时也帮助他人, 令整个情节峰回路转, 更加跌宕起伏; 毕竟马汉选择孙童子这个人物, 是让小读者了解农耕社会对风雨圣者的崇拜, 表达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他将孙童子性格英雄化, 让这种性格造就故事情节。这显示出马汉在改写之际, 重视趣味化的呈现, 以符合儿童的阅读心理。

潮州民间故事中, 另一个能展露奇异神力的是李子长。马汉把其精彩故事分成两个传奇。在“李子长传奇之一”《李子长好心救田鸡》中, 有两只老田鸡向穷渔夫李子长求救, 只因四只小田鸡将成为锅中物。李子长解囊买到而去韩江里

放生。老田鸡把早已练就一颗能起死回生的珍珠送个他，报答救命之恩。“李子长传奇之二”《李子长活画》则是为了避开贪婪的鱼行抢夺，李子长把珍珠吞进肚子，之后他竟有画活百物的能力。

显然的，此故事灌输小读者们“行善终有善报”的哲理。马汉认为太多强大品质的生硬灌输会加重儿童们阅读的心理负担，因此他加强描写李子长的以活画作武器的情节，突显他具协助弱者的优点。比如雨季令田里稻穗发芽、屋内百物长霉，李子长便画了太阳图令太阳升起，把湿谷子给晒干于了。对于压迫村民的李肿肚，李子长给他的画则是《麻雀图》，令麻雀群从画里飞出来拥进他的谷仓，吃光他的谷子。对为非作歹的潮州知府林鉴成，马汉刻画林子长用画龙点睛的办法，顷刻间纸上画龙变成一条翻江倒海的真龙，把林鉴成乘的大船，掀沉于汪洋的大海之中；他的超能力令恶官葬身鱼腹，为潮州人民报仇锄奸。马汉也描写潮州百姓拍手称快，通过大家赞赏李子长为民除了一害的话语传播道德观，免得小读者陷入枯燥的道德说教泥潭里。

另外一个被称为“神童”的是明朝潮州林木钦，根据《潮州志》，他“少年援魏魁文，才盖一世；延试一策，尤脍炙人口……氏在小时，已有神童之称，不少故事，流传民间，乡老村妇，类能道及。”（饶宗颐，1949，页 G19）在潮汕民间流传很多他才思敏捷、善于应对的故事。马汉在〈神童林大钦的机智〉中刻画他童稚显奇才，机灵敏捷作诗神速，具童真童趣及神韵等。这位神童与人对答的即景趣味对联，马汉选择具幽默感的，希望少年读者在享受故事趣味时，也能从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对联特色。（2007，页 50）由于现实中有学生会会在上课打瞌睡，马汉特地以数段描写神童幼年上私塾时候，总爱趴在书桌上；老师生气他打瞌睡而用语带双冠的对联描写他昏睡。而他则以几个对联诗嘲讽师长。另外，马汉也选择能让令一个情节，比如有一次这年少秀才被与他争过桥的樵夫难倒，无法回应而让路。从樵夫的诗歌，马汉期待学生了解中文字具“拆字法”特点，也

让大家在这故事中除了赞赏林木钦的才华外, 也灌输了有能力者却不能骄傲, 毕竟“一山还有一山高”。

马汉这几篇作品, 通过幽默的艺术, 期待能有效的将寄寓哲理的潮州文化传播给小读者。神童形象说理的理趣, 展露出主角和他人比拼交锋、斗智斗才的机趣。他通过想象和美好的愿望塑造出了许多具有神奇魔力的宝物, 比如孙童子举起的竹竿或者具有神奇的力量, 可以日行千里、呼风唤雨, 也可以起死回生、而李子长的活画可以让画中的物有生命, 这些神奇的法术和工具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 体现了人类希望超越自我界限, 掌控自然的雄心壮志, 也使故事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同时, 也能引发了儿童的幻想与好奇, 使他们在故事里满足了现实中不可能达成的愿望。

马汉把华夏民族的传统精神纳入到民间文学作品中, 将长辈的话语融入到故事的创作与传播中, 使其不断适应时代变迁下的要求。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语言表达、主题思想上幻化为一种深刻的内涵, 都是讲述了神童如何用善良和智慧战胜邪恶, 表达了惩恶扬善的思想内涵。显然的, 这一传统价值观所张扬的善恶理念体现出的正是对人性的一个探索过程; 代表民众进行对压迫势力的反抗, 富有而奸诈的人最终遭到报应, 穷苦而善良的人得到幸福。

这些故事展现了主人公坚毅、勇敢、正直的英雄形象, 给儿童起到了榜样作用, 以间接的方式在其性格发展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有些神力是与生俱来的, 不需要借助某种法物。施展特殊功力是一个重要的幻想元素, 它使故事焕发出丰富的想象和幻想, 还具有文化内涵和历史根源。毕竟民间文学的幻想性作为一种优秀的特质, 与其他文体的幻想与想象有所不同, 它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与现代作品中存在的想象相比, 民间文学的幻想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古人在创作时, 把情感、道德、认知放在首要位置, 以这些为基础的依据, 没有任何物质与利益观念的考虑, 是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作无法割舍的想象之力。为了

潮州民间故事促进幼儿的归属感，马汉刻画的神童舒展神力是为了大众而不是为自己，在激发小读者的好奇心追看情节时，让大家通过民间故事的启蒙得到道德的感召。在民间文学带给儿童快乐的同时，让儿童乐于接受其中蕴含的思想与知识，真正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二）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承——新编故事传唱传统意蕴

民间故事的内容包罗万象，它是民众世代各方面知识的汇总。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过，“格言、谜语、故事以及历史的叙述，不论在原始或发达的文化中，往往都是艺术和知识的混合物”。（1987，页8）潮州民间故事是潮州人思想感情自然流露，也是他们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马汉将潮州故事一次次的改写，发挥着传承地方知识的功能，尤其是文化方面。

潮汕民间流传着许多刺绣故事，《姑嫂鸟》是其中一篇；马汉改写《姑嫂鸟》，只因此故事代代相传，也想让读者了解潮州的刺绣文化。有关潮州妇女工于刺绣，被视为潮州风俗民情的一种表现而载入历代志书：“其妇女之俗，百金之家不昼出，千金之家不步行，日勤女红，布帛盈箱。”潮州的“刺绣文化”与当地的家庭生计有着密切的关联。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与刺绣有关的一系列文化，例如，绣工祭祀“绣花娘”，实际上已经发展成行业祖师的雏形；此外，当地还有许多与刺绣有关的故事和传说，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是广为流传的故事《姑嫂鸟》，这个故事曾被改编为潮剧，在潮州可谓是家喻户晓。（李宏复，2010，页80）

为了在作品中展露刺绣文化，马汉通过细节描写两位主角有关刺绣的过程，绣出许多美丽的花。故事发展到杨梅花开在三更，即开即谢，因此姑嫂惟独没有绣过杨梅花。为了绣出杨梅花，小姑彻夜守候在深山内的杨梅树下，却被野兽吞噬。嫂嫂也往绝谷跳，从此出现两只模样相似的鸟，一只“小姑！小姑！”声声叫不停，另一只则“嫂噢！嫂噢！”。潮州人就把这对美丽的小鸟叫做“姑嫂鸟”。

一丝淡淡的忧伤随着这样的结局弥漫开来,通过人物关系的微妙互动及文化内涵,让小读者了解潮绣的存在价值以及与潮州地方的民间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喜门环少爷》则是一篇有关富户袁员外与三个女儿的故事。马汉将故事主要内容加以浓缩,要突出主题及思想,写大女儿及二女儿不嫁,但三女儿凤仙依照中国礼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然而,袁员外却认为女儿“随夫贵、随夫贱”是不孝之心,因此特地安排她嫁给以捉田鸡为生的穷女婿李志刚。凤仙不在乎丈夫穷,婚后和丈夫一起胼胝手足,不久后喜得一子。他们抱孙子回娘家时,外孙不断嚎啕大哭。岳父敲门环而“叮叮当当”声音令外孙破涕为笑,因此他们把外孙取名为“喜门环”。之后在一个天神派守卫的一个“喜门环少爷”山洞中,孩子被认为是主人,一家获得山洞内的金银。此故事很长,马汉得进行一番选择删节;由于想保留原作的精神与价值,他用数段文字来细写有关潮州人的门环,传播潮汕流传的这则动人又充满人生天道酬勤、哲理的故事:即用自己的双手和丈夫共同创造家庭的幸福,竭尽所能龟勉从事,就会苦尽甘来。时代发展,虽然潮汕民居大门基本上都是钢塑防盗门,门环的功能由电子门铃代替。可潮汕门环,依然坚守在潮汕老屋的门面上,门环已失去亮丽光泽,锈迹斑斑,历尽沧桑,但见证着岁月递嬗,诠释着不离不弃的内涵。

《田螺姑娘》则是在中国较为流行的民间故事。晋代以降,这一故事开始被文献记载,但情节也发生着改变。近现代以来,它在各地、各民族中广为流传,各类异文可达百种以上。刘魁立(2003)在《论中国螺女型故事的历史发展进程》对这一故事的版本、流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李道和(2007)的《晋唐小说螺女故事考论》也做了文献的梳理。魏晋时期,陶潜的《搜神后记》卷五中有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是中国最早的“田螺姑娘型”故事的书面记载。刘守华(1999)在《中国螺女故事的形态演变》则对此故事提供了几个故事变异的新版本,从“大团圆”、“离去”两个角度进行了情构的分类。此外,杜芳(2011)的硕士论文《中国田螺姑娘型故事研究》也对此故事进行全面性研究。

马汉发掘民间文学素材，对“田螺姑娘”故事进行了富有意味的改写，再由改写者采某一角度、某一重点，即是对主人公美好品质的刻画与强调。作品中家境贫穷少年阿汉勤劳又善良，放工后拿着锄头及簸箕去河边清洗，看到一条搁浅的受伤田螺，心生怜悯，带回去放水瓮中养。螺女不仅为他“做菜煮饭”，还“打扫屋子”、“整叠衣裳”、“洗刷杯盘”。马汉编写主线加以剪裁，写完故事，结构仍完整，文字展现主角辛勤劳动脉搏效果强烈。

田螺姑娘有很多版本，有不同的结尾。现代版本大都还增生了“螺女离去”的结局，这是在结合、生子之后发生的，因而又可以说是男性家庭理想的破灭。（徐一超，2014，页64）毕竟田螺姑娘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异类，当它们以人的形态出现与凡人共同生活时，必须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才能被人类世界所接受，一旦被识破真正面貌，就避免不了离开人间的结局。马汉则安排田螺姑娘主动要求留下来，表示异类也能被接受而并不受排斥。“螺女离去”的结局是一个团圆秩序的崩坏过程，马汉写的结局令她的“女仙”的形象更加主动、贤能，也让主角阿汉和螺女能通过与外来强力，进行传奇色彩的斗争而实现了美丽的团圆。这让读者了解主角体现人生理想抱负的志趣，也反映真挚、深沉情感的情趣。

在通过民间故事传播潮州文化方面，马汉的改写法是简约化、突出化及合理化。在简约化方面，他把长故事简约许多细节，把一些语义留在文本中。少数的细节留在小说中，尤其是重要的、能传达潮州传统文化的段落就保留原词原句，通过突出化让读者注意特别的强调情节及词汇。合理化是指被试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思考方法，尽量让情节或细节变得一致，以符合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特点。而有些原始材料需要改写，让故事情节和提高小读者的阅读兴味。

民间故事是民众传播知识与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把情感、道德、认知放在首要位置，以这些为最基本的依据。“惩恶扬善”是传统的主题，然而在新时代，基本道德观念是始终符合人们要求与愿望的一种必然追求。马汉改写的民间故事

保留原著承载着现实人世与文明秩序的道德理想, 也体现了他的思想感情和淳朴价值观, 包括弘扬正气, 发扬先人后己, 言而有信等。民间故事是其中重要的教育资源,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论述民间故事中的童话时曾说: “童话因为曾经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 所以直至今日依旧是孩子们的第一位导师。童话始终暗暗存在于故事之中。……无论何时, 童话总能给我们提供好的忠告; 无论在何种情况, 童话的忠告都是极有助益的。” (1999, 页 309)

儿童文学作品能够很好地培养熏陶儿童的审美情操, 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纯正的艺术趣味。然而, 民间故事“说教劝善”的意味过于浓厚, 马汉得将之改写成隐喻及暗示性, 并改写情节及人物表情及心理描写, 增强作品的感动性, 以更加开阔和深邃的意义和内容。在改写故事时, 他注重故事的是非善恶, 并且要与现实社会观念吻合, 务求合情合理, 这才能表现出审美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张力。通过情节让读者感受到人性中的善良、真诚、勇敢; 也通过主角对贪官污吏进行毫不掩饰地对付及贬损, 才能让读者了解对人性中的丑恶、虚伪、自私, 引导他们弃恶从善。

四、结语

马汉选择改写的潮州民间故事都积淀了历代民众传承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等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万建中在其著作《民间文学引论》中对此有过论述, 他认为“民间文学存在的价值, 首先在于它是美的。人们之所以热衷传播, 也主要在于可以获得审美享受。我们在强调民间文学一些特殊价值的时候, 不能忽视其作为文学的审美特征。” (2016, 页 60)

马汉在其改写的潮州民间故事中, 审美特征就表现在作品中所展示出来的民众对社会、对生活、对人与人性的审美认识、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他传递给小读者的人性, 包括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残害人的社会现实的既清醒而又饱

含审美情感的认识和评价；对人性善恶与贫富贵贱之间关系的审美认识与审美评价；对公平社会、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基于抑强扶弱、同情弱者、鞭挞强梁的平民心理而表达出来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植根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平民式审美理想。旨在顾及他们接受能力的前提下，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马汉在其创作中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文学的审美特征：一种为对美的追求，一种为对童真、童趣的追求。

整体来说，马汉将改写民间故事的构想概括为延续民间故事自己的生命。他进行适度的修改、取舍，使故事生发出新的内容与意义；他重视将潮州民间文学呈现在读者面前，改编至符合儿童文学具有的特性：文学性、游戏性、教育性。在写作技巧上，他会考虑读者阅读理解能力，适量增加故事的文学性。通过传递潮州丰富的生产生活知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他的作品发挥着一定的道德教育、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心理补偿等社会伦理作用；同时，也能增强儿童心理素质、培养儿童良好品德、提高儿童审美情趣和能力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参考文献

- 阿·托尔斯泰 (A. Tolstoy) (1952)。《俄罗斯民间故事》(任溶溶译)。北京：时代出版社。
- 杜芳 (2011)。《中国田螺姑娘型故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 (明)郭春震纂修 (1992)。〈潮州府志〉，(明嘉靖二十六年 (1547) 刻本)，《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
- 郭沫若 (1982)。〈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载浙江人民出版社 (编)，《民间文学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胡建中 (2010)。〈愿明天的世界和平、安宁、美好〉(序)。载马汉，《没有牙齿的旅人》。吉隆坡：嘉阳悦读天地有限公司，179-180。
- 李道和 (2007)。〈晋唐小说螺女故事考论〉。《文学遗产》第3期，41-50。

- 李宏复(2010)。〈潮绣的传承与商品化〉。《文化遗产》第3期, 78-84。
- 林景熙(1994)。〈潮汕风雨圣者的由来及其实质〉。《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75-78。
- 林俊聪(2009)。〈名闻遐迩的潮汕雨仙〉。《汕头日报》2009年10月4日, 第8版。
- 李美施(2009)。〈马汉一生坚持文学路〉。《东方日报》2009年1月25日, 第12版。
- 刘魁立(2003)。〈论中国螺女型故事的历史发展进程〉。《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 3-15。
- 刘守华(1999)。〈中国螺女故事的形态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3-5。
- 马汉(2007)。《恶嫂嫂变猴子》。吉隆坡: 嘉阳出版有限公司。
- 马汉(2009)。《马汉儿童文学未了情》。吉隆坡: 嘉阳出版有限公司。
- 马汉(2012)。《风雨人生路》。新山: 松柏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1987)。《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原著出版年: 1944)
- 《民间文学》主编(1962)。〈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间文学》1956年8月号社论〉。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 《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册)》(1-8)。上海: 文艺出版社。
- 饶宗颐(总纂)(1949)。《潮州志》。汕头: 潮州修志馆。
- 瓦尔特·本雅明(W. Benjamin)(1999)。《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万建中(2016)。〈民间文艺的审美法则与优势〉。《中国文艺评论》第1期, 60-63。
- 许钰(1999)。《口承故事论》。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 徐一超(2014)。〈“田螺姑娘”: 民间故事与当代文人改写〉。《郑州师范教育》第1期, 63-66。
- 詹·弗雷泽(J. G. Frazer)(2001)。《金枝精要——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徐育新, 汪培基 & 张泽石译)。上海: 文艺出版社。(原著出版年: 1922)
- 张子深(2009)。〈马汉老师童话连篇〉。载马汉, 《马汉儿童文学未了情》。吉隆坡: 嘉阳出版有限公司, 101-102。
- 钟敬文(1981)。《民间文艺谈薈》。湖南: 人民出版社。